

你最喜欢的北京，
于我，是一座非常风骚的城市，
在这里，我们相遇，一见钟情

不是因为 寂寞而爱你

*I love you not because
I am lonely*

*in love with
you*

吴小雾

作品

I love you not because
I am lonely

不是因为 寂寞而爱你

WU XIAO WU
works

吴小雾

作品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是因为寂寞而爱你/吴小雾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39-4740-7

I. ①不…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发184478号

不是因为寂寞而爱你

作 者	吴小雾
选题策划	钱其强
责任编辑	贺 星
封面设计	红果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740-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这措手不及的爱】	001
Chapter 2 【渐行渐远的他】	009
Chapter 3 【自甘受缚的结】	017
Chapter 4 【辨识遗落的自我】	025
Chapter 5 【心动未懂未痛】	033
Chapter 6 【尊严与放弃之间】	040
Chapter 7 【事故的安排】	048

Chapter 8 【在意失去还是失去的人】	056
Chapter 9 【对不起，我是第一次】	063
Chapter 10 【笑不出来的痛快】	072
Chapter 11 【有人酒后乱性】	080
Chapter 12 【这个夏天很烦躁】	088
Chapter 13 【唐宣的过往】	096
Chapter 14 【恋爱时有多少荒谬事件】	104

Chapter 15 【层出不穷的事件】	112
Chapter 16 【提亲】	119
Chapter 17 【不得其法的先斩后奏】	126
Chapter 18 【小流氓的婚姻逻辑】	134
Chapter 19 【这一天，怪事别样多】	142
Chapter 20 【幸而爱，好好爱】	150
Chapter 21 【早晨下雨一天晴】	158
Chapter 22 【流氓出没，请注意】	167

Chapter 23 【绑架！绑架！】	175
Chapter 24 【各种乱入】	183
Chapter 25 【风吹草地见牛羊】	190
Chapter 26 【两一直下】	198
Chapter 27 【坏事的底线】	206
Chapter 28 【相思之痛】	215
Chapter 29 【审美的转变】	224
Chapter 30 【馥馥解语花】	233
【尾声】	240

Chapter 1

这措手不及的爱

葛棠出火车站的时候，天刚下过雨。
站前广场的地面不平整，积水处处，大摊大摊的；
没有积水的地方，则完全看不出雨迹了。
正如葛萱常抱怨的那样，北京是一个干燥的城市。

葛棠出火车站的时候，天刚下过雨。站前广场的地面不平整，积水处处，大摊大摊的；没有积水的地方，则完全看不出雨迹了。正如葛萱常抱怨的那样，北京是一个干燥的城市。

葛萱是葛棠的姐姐，来北京已经五年了，有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朋友也很多，最近正准备嫁人。接到妹妹的短信，她震惊得不敢相信，电话打过来，连着问了三遍，“你真到北京了？”明显还是没信。

葛棠心疼漫游费，挂了手机，进旁边水果摊，拿公用电话给姐姐打回去。

葛萱这才又哭又笑地说：“哎哟妹子，真能给我惊喜。等着我叫江齐楚去接你……”

葛棠打断她的话：“不用，我自己坐地铁过去。你和江哥谁回去给我开门就行。”

葛萱不同意，怕她走丢了，争执半天，说不过妹妹。只好屈服：“那你打

车去吧，找不着给我电话。”

葛棠问：“打车到你家多少钱？”

葛棠算了一下，“不堵的话，五十够了……葛棠你别那么算计，打车来，我给你报了。”

葛棠根本没听，花一块钱买了份北京地图，边走边看。装着全部家当的腰包，在步伐移动中不觉地从腰侧串到腰后，被一个眼神鬼祟的小孩盯上了。葛棠为人警觉，虽没看到身后慢慢挨近的偷儿，却知道腰包不在眼前危险，手扶上去正想挪回来，听见有人喊：“唐宣？”

不是自己的名字，但这声音就在耳边，葛棠于是扭头看了一眼。目光平视处，是一双漂亮的薄嘴唇，五官虽陌生，笑脸倒亲切，望着她的眼神像老朋友。葛棠没出声，等他自己发现认错人道歉。

他却伸手夺过她的地图：“走路看什么报纸，留神撞着。”

葛棠正疑惑，一阵碎乱的脚步声入耳，视线下调，看到一个小孩灰头土脸地离开，心下了然。

地图被还回来，那人依然笑容平和：“东西要看好，这附近乱。”

葛棠挪正了腰包：“哦。”目送多管闲事者远去。

像是有什么故事要发生一般，他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葛棠掐着地图扇风，从容地任他打量。他有一条赧然，随即露个浅笑走开。

江齐楚来电话，笑意不止，“棠啊，轻点刺激你姐，她本来精神就不太好。”

想葛萱通知他的语气一定很夸张。葛棠也笑：“那要一下刺激正常了，你还得谢谢我呢。”

江齐楚是老实人，偶尔会有些坏嘴，却是无论如何也坏不过他这未来小姨子的。他知道葛棠脾气拗，也没强拧着来车站接她，详述了地址，细心嘱咐道：“我这就往家赶，你可能比我到得早，到了直接按门铃，百岁儿在呢，他给你开门。”

百岁儿？突然听见这名字，葛棠有些走神，一时竟没答对。

江齐楚追问：“小棠，听见了吗？”

葛棠忙道：“哦，听见了。我在地铁，信号不好。”

一班地铁驶来，疾风掀起她碎长的刘海儿。

屏蔽门开了又合起，乘客上上下下，葛棠被撞得后退两步，看大扇玻璃明净，她不算好看的脸，被映照得清晰无比。

葛棠还在念书的时候，就听姐姐说过商百岁儿这个人。他开始是租江齐楚

的房子，双方进而熟识。据说江齐楚并没想揽房客，百岁儿是用了比较不正当的手段，谋去一半使用权的。不过这期间对江齐楚和葛萱的婚事，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当时葛萱刚到北京，一心谋幸福，成天瞎折腾。江齐楚呢，从小就守着葛萱，心态是积极的，可手段已经疲了。幸好有百岁儿从中撮和，不然那俩人还不知要拖绊到哪年。

葛萱形容百岁儿：人精一个。葛萱为人憨厚，极少讲人短处，可提起百岁儿却只有劣迹斑斑，说这孩子心术不正。这些评价葛棠听得有趣，好像在说自己一样。葛棠知道百岁儿很多事，出身、爱好、品性，打到江齐楚家的电话里，还听过他的声音；葛萱带回家的照片上，也见过他的模样。可严格说来，他仍是陌生入。

最后一折楼梯拐上来，葛棠看到敞开的房门，心情极不淡定。

百岁儿趴在沙发上看枪战片。后脑勺颈根处扎一撮小辫子，长有尺余，配一头齐短的寸发，看起来很奇异，更奇异的是背上的文身。

背心下摆卷起，露出那半棵树，正是传说中的百岁儿松。似绣似画，枝针苍劲，淡青色树干顺脊椎延伸，进裤腰消失。

让人兀地萌生扒他裤子的欲望。

才一个坏心思转动的功夫，他忽然回头。奇准地捕捉到她的视线，犀利目光换了，撂下背心坐起来：“葛棠姐？”

葛棠靠在门框上看他：“大敞四开的，你不怕仇家上门？”

百岁儿说：“我这心慈面善的，整个儿一尊当代活佛，哪儿来的仇家？”他向她招手，“快进来。”满脸皮笑，精细的辫梢绕搭在肩膀上，看模样比实际岁数小半轮。

百岁儿自然没有百岁儿，从生理年龄上来说，他本来就是孩子。别人像他这么大，还在读大学，可这位小爷，连九年制受教育义务都没履行完，学习狗屁不是。他家在河北一个地级市，离北京不远，在那城市里，没人不知道商家这户门院。百岁儿打从记事起，就默默观察他爸的买卖，耳闻目染，精通一切边缘勾当。百岁儿爹不想让儿子沾染这些习气，但老家的人全认识商百岁儿，想不让他横行也难。无奈等他中学肄业，再混到成年，就把他送到了北京。这孩子灵，知道京城根儿高手云集，不敢惹事。只是很快就和这些爷爷们混成一团了。

这年百岁儿23岁，北京的高矮城门，已进出自由，路走得比他爹还熟。

百岁儿的这些事，葛棠是从葛萱那听来的。

葛萱认识百岁儿也有些年头了，较为有意思的是，还差点成了他后妈。百岁儿他爸当初看儿子和葛萱相处融洽，一来二往，对外表斯文的葛萱也心生好感。某次小恙，受葛萱悉心照料，头脑一热，求婚了，并且是当着江齐楚的面

儿。这事就发生在去年，葛萱和江齐楚的关系刚取得一个质的飞跃。虽然百岁儿口口声声是他爹烧糊涂了，江齐楚还是疑云罩顶，坚持猜想这小猴崽子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也因此，葛棠特想见见商百岁儿，特想劈开这位小爷的脑袋，瞻仰一下层次构造。

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

相互对望的两双眸子皆是波光灵闪，只心思各转，各异。

江齐楚的房子不大，还有那么个鸡肋般存在的小阁楼，葛棠一来，大小三间卧室住满了。葛棠和姐姐住一间，清早起来抱怨床小，盘算着赶葛萱去江齐楚房间。

百岁儿理解地说：“不用嫌自己发光发亮，你没来之前，他俩也不住一屋。”

他不说，葛棠还没意见：“你怎么还住这儿？我姐和江哥多不方便。”

百岁儿眨眨眼：“江哥？干吗不朝他叫姐夫啊？你改个口都这么费劲，我一大活人，搬走哪儿那么容易？”

葛棠冷笑：“哟，您不是活佛吗？心慈面善的。”

百岁儿还道：“那佛也得有打坐的地儿不是？”

葛棠晨起低血压，懒得和他多辩。换了衣服准备出门，客厅里看见百岁儿悠闲地坐那儿看杂志。葛棠问他：“佛，不上班啊？”

他头也不抬：“约了客户试驾，到点儿直接开去。”

百岁儿也有工作的，在一家4S店做销售。他不喜欢正当职业，也不喜欢车，但喜欢来买宝马的那些女人，她们中的部分，往往是某大人物的红颜知己。几年售车下来，佣金没少赚，想见的人也辗转结识得了，乐此不疲，暂时还没有罢工想法。

葛棠闻到便宜味，凑过来问：“你把车开回来了？”

百岁儿警觉地看她，“先说好，去哪儿？不顺路我不管，现在可堵了，我再赶不过去给人送车。”

葛棠很随和：“过了堵车点儿再走也行，我去弄头发，不挑时辰。就是这家店。”给他看印在美发室会员卡上的地址。

百岁儿合起报纸：“哦，萱姐去的那家啊，我知道，走吧。”

路上葛棠还说：“我烫头发时间挺长的。”意思是我可以等你收工过来再把我顺回去。

“试驾时间更长。”百岁儿直接就着她的潜台词答话，“你就自己坐车回去吧，不想花钱可以走路。”

从家到发廊，是一段难以步行的距离。葛棠下车茫然打量四周，她想提醒

商百岁儿，自己才到北京没几天，一个人很容易迷路的。

百岁儿还真是有些不放心，落了车窗对她说：“一会儿要不知道怎么回去，就赶快给江哥打电话，别自己瞎转悠。”

葛棠泄气地扭头就走，身后那车子也没多停。

这是葛萱常来做头发的发廊，招牌上四个大字：雾发妖天。店名怪异，但门脸装潢不乏品味，起码让人一眼看去，敢把脑袋交在这儿打理。小工站在门口，热情地绽放假笑，把客人迎进店里：“您好，我是本店三十七号助理，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您洗发还是造型？”

葛棠拨拨半长不短的卷发：“修一下。”

小工接过了她的背包，拿去前台存起，回来替她洗头，一边机械地介绍店里的消费标准：“我们这儿剪发有两种，发型师和总监精剪。发型师剪发68元……”

葛棠直接做选择：“发型师。”精剪比这更贵，来之前她都打听过了，说实话挺难理解这价位的，不就剪剪削削几根头发吗？不过有道是入乡随俗，况且她姐的VIP卡充了足够的钱，只要不花自己的钱，葛棠什么价位都能理解。

洗过头发，小工去请发型师，葛棠眯着眼，照镜子给自己设计发型，不防遇到两束探视的目光。

她在她的背后，从镜子里看她，好一会儿才得到回视，薄唇轻掀，笑容亲切。

像老朋友。

这张笑脸几天前才近距离看过，葛棠还有印象，就是在火车站前，让她看好腰包的那个男人。

察觉她认出了自己，他走过来，腰间斜挂的剪发工具包表明了身份。

“剪头发？”他抬手，动作娴熟地以指梳理她尚未吹干的头发。

“嗯。”葛棠在镜中看他修长的手指，停顿了一拍，犹豫道，“要不你帮我剪？”

三十七号刚带了位火红色头发的发型师回来，听见葛棠的话，连忙说：“他是……”

那边却已做主应了葛棠的要求，“好啊。”他对助理带来的发型师笑笑，“不好意思了，老七，抢你一单。”

七号师傅一龇牙，故意不合作：“不行，还给我。”

他仍是笑：“我认识的。”

葛棠问他：“你是几号？”

他轻轻回答：“十六。”

葛棠好奇：“你们怎么排的号？”

十六在镜台上寻了把粗齿梳子：“没什么规律，喜欢几号就做几号。我学徒的时候就是十六。”头发梳开了，问：“只是修修型吗？”

葛棠沉吟片刻：“你看我换个发型怎么样？”

十六反问：“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

葛棠摇摇头：“不用管那些，怎么显得年轻，怎么给我设计。”

十六又笑起来：“你本来也不大吧。”

葛棠承认：“再年轻点，最好弄到20岁以里。”

梳头发的手停住，看看镜子里那张认真的脸，十六的表情也认真起来：“有点难啊！”

葛棠恳求：“您尽量吧。”

那位红头发的七号还没走，和助理就站在旁边，听这一问一答，前俯后仰地笑。

“去拿软化剂来。”十六支使助理，再看一眼七号，七号的笑还在脸上未散开，但还是识趣地找了个借口走开了。

葛棠看得称奇，心说不愧是服务行业的，真懂眼色。

十六抚着她的卷发：“把这拉直好不好？卷发太成熟了。”

葛棠说随便，对专业人士的意见无条件接受。“对了，上次还没谢谢你。”

十六愣了一下，方明白她突兀的话：“那没什么。倒是幸好你机灵，如果说死了也不认识我，我就下不来台了。那些孩子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出来，你知道，最好不要正面跟他们冲撞。”

葛棠只不过知道，自己不会被人马路搭讪，关于这点她并不想给外人解释，便安静地望着镜子，眼神带着期盼，希望他的手艺和他的手一样漂亮。

头发剪短了，发屑飘落，与尼龙围布摩擦，声音很特别，葛棠喜欢听，禁不住让他多剪几刀。十六不陪她玩，规规矩矩设计好作品，连烫带染，把葛棠的形象来了个完全颠覆。说起来葛棠这两年是经常换发型的，几乎每到一个城市，就折腾一回头发。她那个诚实到有点呆的好友小凯，还因此嘲笑她说：“丑人多作怪。”那之后，似乎再没人像小凯一样诚实了。

最后助理和其他发型师纷纷投来惊赞声，可葛棠本人对这一改变倒较为麻木，只觉这足足四个小时下来，腰背微酸。

十六撤下围布交给助理，没忽视她起身时一倏的僵硬：“坐累了？”

葛棠戴回自己的大框眼镜，扭了扭身子：“没事儿，腰不好，坐一会儿就这样。”

十六客气道：“哪天再过来我帮你捏捏。”

葛棠想笑：“你们还有这项业务？”

助理从旁奉承：“这是唐主专长，现在顾客来找他按摩的，比剪发的还多。”

结账时十六跟到前台，报收费项目：“发型师剪发，C号离子加染发，赠一个营养。”

葛棠心里满是占到便宜的喜悦。不仅因为这单由她姐来买，更因为这个价钱远低于市价。之前自己让十六接手剪发时，助理那半句话，应该就是要提醒，这位是总监级别，不是您选的发型师价位。这会儿他自降身份说是发型师，价格上几乎是打了五折。

算盘精葛棠很开心，龙飞凤舞地对账单上签上姐姐的名字。

十六号倚靠在前台边上，长指扶着下巴，专注看她：“不太像。”

葛棠敲敲眼镜片，辩道：“细看还是有点儿像的，我们俩都是双眼皮。”

十六笑喷了：“我是说和你姐姐签字不像。你叫什么？”

葛棠说：“我叫葛棠，我姐叫葛萱。”

十六直接怔住，收银员倒是惊讶地咦了一声。

葛棠笑弯了一双杏核眼：“你说巧不巧呀，唐宣？”火车站他喊过的那个名字，她还记得。依常理推，情急之下能喊出来的大概就是自己的名字吧。而且她从刚才就注意到了，其他小工大工相互都称编号，到十六这儿都叫一声唐主，不知道的一听还当是堂主，弄得跟黑社会干部似的。

Chapter 2

渐行渐远的他

其实也没鼓捣上那么长时间。
做完头发，她还和十六去吃了顿饭，虽然是快餐，
也用了近一个小时。回来正赶上晚高峰，
她又走了冤枉路，弄到现在才到家。

百岁儿已经下班，又在看电视，手里掐根黄瓜，嚼得咔嚓脆响，听见开门声，回头看，被葛棠那个整齐的头帘吓到了：“怎么弄得中学生似的？”

葛棠对这效果感到满意，不过仍没忘埋怨：“你回来早也不说去接我，我坐错车，多花了一半钱。”

百岁儿对这指责可不情愿：“别不讲理，人家客户交钱快我回得才早。再说这也不早了……”他看下挂钟，又一阵吃惊：“姐姐，您这一脑袋鼓捣了七八个小时！多少钱？把你姐那张卡根儿扫了吧？”

葛棠瘫坐在沙发上揉腰：“不差钱儿。”

其实也没鼓捣上那么长时间。做完头发，她还和十六去吃了顿饭，虽然是快餐，也用了近一个小时。回来正赶上晚高峰，她又走了冤枉路，弄到现在才到家。

江齐楚也是刚回来，换了衣服从房间出来，看了葛棠的新发型，嘿嘿一笑，